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1YJC740080）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认知语法视角下



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

■ 庞加光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认知语法视角下 的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

■ 庞加光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法视角下的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庞加光著.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605-4706-0

I. ①认… II. ①庞… III. ①汉语-谓语-研究
IV. ①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5042 号

书 名 认知语法视角下的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
著 者 庞加光
责任编辑 牛瑞鑫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1.625 字数 21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4706-0/H·1783
定 价 3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4953

读者信箱:cf_english@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简单来说,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何以可能说话?复杂一点的表述是,人为什么能够产出和理解那些我们从未听过的句子?语言学研究的目标是抓住背后那个让我们能够理解和产出句子的规律。

当然,语言规律的概括可以是多方面的,因出发点的不同而不同。当前,主流研究的出发点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说话是因为头脑中存在某些知识结构。通过观察语言事实来模拟大脑中的语言知识结构,这也就构成当前颇为盛行的心智主义研究传统。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都遵循这一传统,其根本差异在于对这些知识结构的本质特征的不同看法。和生成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主张语言能力是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不存在专门用于处理语言的心理器官。同样,语言知识和一般知识也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因此,认知语言学通常是从普遍的认知能力出发来把握各类语言现象的规律性与限制。

用以上思路来模拟语言知识结构的语法是认知构式语法。在这个意义上,认知构式语法可看做是认知语言学的句法理论。简单来说,在认知构式语法特别是认知语法看来,传统的句法问题离不开语义。如何在这样的视角下,严格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范式,对汉语语法特别是那些困扰汉语界语言学者的经典句法问题展开讨论,是从事认知语言学或认知构式语法研究的学者关注的核心课题。

庞加光博士的专著《认知语法视角下的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是在这一背景下对汉语名词谓语句以及与之相关的“类”“职”关系这一经典句法问题的分析。不论是传统汉语研究还是主流生成语言学,对此都有很多讨论。对于从事汉语或语言学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本著作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启发:

一是对名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的基本观点。作者提出,名词谓语句的许可是其重新范畴化的过程,是语言使用者借助名词成分自身的概念结构调节其显影,目的是满足形容词谓语句和特征谓语句对其同时范畴化的概念要求。这一结论把名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通过范畴化关联起来,取得了跨范畴的概括。

二是对名词谓语句的概念特征分析。作者认为,名词谓语句的概念基础是方位域,具有方位性特征。这一特征是其区别于“有”字句和“是”字句,也是形容词谓语句和特征谓语句对其范畴化的概念依据。传统汉语研究以及形式句法学的研究则通常把汉语名词谓语句当作“有”字句或“是”字句的省略,抑或是存在某个没有语音形式的“有”或“是”。作者则在概念层面上抓住了它们的区别。

三是对名词谓语句范畴的分析思路。作者通过名词谓语句等语法构式来定义名

词范畴,认为这样的范畴具有构式专属性、无限性、动态性和开放性。进而推知,汉语复杂的“类”、“职”关系都可以在这样的思路下处理,由此获得的是被各类语法构式切分为大大小小既重叠又不同的小类。这一思路吻合极端构式语法的思路,为汉语“类”“职”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庞加光博士跟我从事认知句法学研究,这本书是在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和博士论文相比,有较大的改动,但是仍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如此,书中探讨的一些问题以及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探索,希望本书的出版会让更多学者从科学的研究范式出发来探讨汉语语法问题。

张 韧

2015 年 3 月

前言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汉语名词谓语句。主流句法理论通常将能否直接做谓语看作是划分名词和动词范畴的主要标准。但是,汉语名词谓语句却违背了这一标准。那么,名词成分做谓语是怎样被许可的?名词范畴为什么能够做谓语?这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此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还触及汉语“类”“职”关系的不协调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以定性分析与演绎论证为主。论证过程遵循认知语法模拟语言知识的三个基本原则:1、语言知识的使用与组织是人类普遍范畴化能力的反映;2、构式是语言知识的基础成分即以构式为中心的语法;3、语言使用对语言知识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观。

遵循以上原则,以词类—构式动态范畴化网络模型为分析框架,本书提出名词谓语的许可是其重新范畴化过程。具体是,语言使用者借助名词成分自身的概念结构调节其显影即语义引申,以满足形容词谓语和特征谓语对其共同范畴化的概念要求。

特征谓语是形容词谓语和方位谓语的共性抽取。形容词谓语描写射体与程度级阶或程度域内一段锚定区间的一致关系即程度域锚定结构;方位谓语描写射体和空间域内一块锚定区域的内含关系即空间域锚定结构。程度域和增设参照物的空间域都属于方位域。“锚定”指通过不同手段使方位域内的显影区域摆脱不确定性。因此,程度域锚定结构和空间域锚定结构都具有方位性。特征谓语则可概括为射体和方位域内一块锚定区域之间的关系即方位域锚定结构。

对于名词谓语句,引申后的谓语 NP'可概括为虚拟平面/量度级阶锚定结构,描写射体与虚拟平面/量度级阶内锚定实体(取值或虚拟用例、子类、角色)的提取或例示关系。由于虚拟平面和量度级阶都是方位域,因此相应概念描写具有方位性。这一概念特征是名词谓语句与“有”字句和“是”字句的根本区别。同时,这也是形容词谓语和特征谓语对谓语 NP'共同范畴化的概念依据。遵循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观,本书进一步提出,名词谓语句既是特征句构式网络的成员,自身也是构式网络。

汉语名词谓语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主要在于主流句法学理论和传统汉语研究遵循以词类为中心的语法视角,把词类范畴看作基础成分并采取各种办法将其和句法功能或句法分布挂钩。结果是,名词谓语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以构式为中心的语法视角下,名词范畴的谓语功能通过名词谓语句及其他语法构式(如“NP了”构式)定义。名词成分做谓语仅在于它们能够被名词谓语句等构式中

的谓语角色范畴化,从而形成专属于它们的谓语名词范畴。

以词类为中心和以构式为中心的视角对立实质是简约论和非简约论的对立。非简约论强调整体对构成成分的决定作用。在这一理论路向下,每个语法构式都会定义专属于自身的范畴。句法功能是各类各层级构式同类角色的概括,这些角色都会定义满足自身概念特点的范畴,从而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基本词类切分为大小不一、既重叠又不同的小类。这些通过语法构式定义的小类具有无限性、动态性和开放性。同时,这也体现出词汇与其共现的语法构式密不可分,由此固化而成的大大小的知识网络构成了我们对词语如何使用的基本预测。但是,这些知识网络既不和抽象的词类直接相关,也不和抽象的句法功能直接相关。因此,汉语“类”“职”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应与否的问题。

与主流生成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假设语言能力是人类普遍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在这一视角下,认知语法将语言知识模拟为构式或符号单位通过范畴化关系相互关联构成的资源库。该模拟思路将句法学和语义学、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统一起来,不仅为我们描写汉语语法提供了一个宏观构架,也为我们分析具体的语言现象、揭示不同现象的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样,这一构架也为我们探索汉语词类这个“老大难”提供了一条新途径。汉语词类涉及问题和现象繁多,众说纷纭。前者包括如何界定词类、依据何种标准划类、如何区分小类、“类”“职”关系怎样处理等等;后者包括词类活用、“N的V”格式、“NP了”格式以及兼类词的处理等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抽象的词类即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在语言知识系统中具有怎样的句法地位?在认知语法的构架下,它们并不具有重要的句法地位。一词多类、转类以及兼类等现象都可以在词类—构式动态范畴化网络模型下得以化解,无需借助抽象的词类知识。如何在这一视角下进一步开展汉语词类研究是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740080)的最终成果,在出版过程中获得了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同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庞加光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001

- 1.1 名词范畴和谓语功能 / 001
- 1.2 名词谓语句 / 007
- 1.3 本研究的问题、方法、语料及其他说明 / 015
- 1.4 本研究的章节安排 / 017

第二章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认知语法 /019

- 2.1 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观 / 019
- 2.2 概念语义学 / 028
- 2.3 本章小结 / 041

第三章 名词谓语许可模式 /042

- 3.1 以词类为中心的许可 / 042
- 3.2 以构式为中心的许可 / 052
- 3.3 本章小结 / 079

第四章 名词谓语概念分析 /081

- 4.1 特征归属句名词谓语的概念分析 / 081
- 4.2 角色归属句名词谓语的概念分析 / 098
- 4.3 名词谓语与名词谓语句 / 112
- 4.4 本章小结 / 121

第五章 词类范畴和句法功能关系分析 /123

- 5.1 简约论与汉语词类 / 123
- 5.2 非简约论与汉语词类 / 134
- 5.3 本章小结 / 153

第六章 结论 /155

6.1 主要发现与展望 / 155

6.2 研究局限 / 160

参考文献 /162

1.1 名词范畴和谓语功能

1.1.1 汉语“类”“职”关系

人类认识世界依赖范畴化(categorization),即对千千万万、各式各样的事物基于其共同特征进行归类。公理、定理、规律及规则的运用对象是范畴,而不是单个事物。比如,“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度”指任何首尾顺次相接的3条线段构成的几何图形,而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三角形。科学规律的探索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划分范畴。语言学研究也是如此。正如陆俭明(2003:27)所言,“语言中的词有千千万万,我们要研究词怎么根据一定的句法规则组合成句,就必须对那千千万万个词进行适当的分类。不给词分类,就没有办法总结概括出语法规则来。”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句法学,对语音学、语义学、形态学等其他分支学科也都适用。可以说,语言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现新范畴或已有范畴的新规律。

但是,语言学中的范畴从来都不是一清二楚地摆在语言学家面前。没有哪个范畴不存在争议,基本的词类范畴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尤其如此。争论焦点涉及方方面面,比如词类的本质特征、定义、划分标准、普遍性等等(Rauh, 2010)。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词类和句法功能的关系。尽管出发点和理论框架千差万别,但各家都尝试将词类和句法功能(或句法分布)严格挂钩来定义词类(Chomsky, 1981; Emonds, 1985; 袁毓林, 1995, 2005, 2010; Anderson, 1997; 郭锐, 2002; Baker, 2003; 沈家煊, 1999, 2009, 2012)。其理想模式是,名词做主宾语,动词和形容词做谓语,它们之间一一对应,如图1-1(a)。但是,汉语“类”、“职”关系远比图1-1(a)所示理想模式要复杂得多^①。朱德熙(1985:5)将其概括为图1-1(b)。

① 实际上,图1-1(b)也仅是对汉语“类”、“职”关系的简单概括,真实情况还要复杂。比如,名词范畴做谓语的条件并不能整齐划一(参见第5章第5.2.1节);并非所有形容词都能够自由做谓语(参见第3章第3.2.1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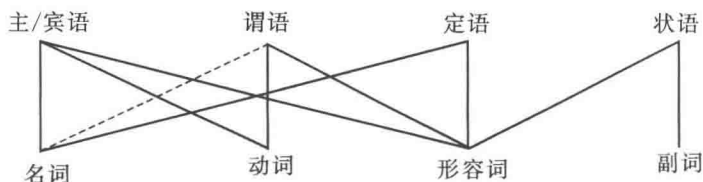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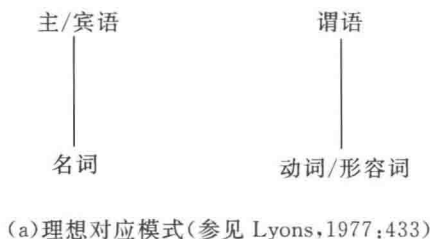


图 1-1 “类”“职”对应关系

如图 1-1(b)所示,连接词类和句法功能的实线或虚线指两者的对应关系。动词和形容词既可以做谓语,也可以做主宾语;名词既可以做主宾语,也可以做定语。同时,名词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做谓语(连线为虚线),这也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例句如下:

- (1)a. 我中国人。(Tang,1998:202)
 b. 今天星期六。(黄伯荣、廖序东,2002:118)
 (2)a. 这个孩子大眼睛。(Tang,1998:202)
 b. 杨过才一只手。(Wei,2004:105)

例(1)和(2)各句名词成分直接做谓语^①,其句法格式是“SUB NP”(SUB 指主语),本书称其为名词谓语句。该句式带来的问题是,名词成分做谓语是怎样被许可(license)的?

隆巴蒂(Longobardi,1994)提出,名词短语(即 NP)和限定词(determiner)短语(即 DP)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名词描写定义范畴;后者则指通过限定词定义范畴内某个(些)个体。如果这样,“中国人”就可分析为由每个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定义的范畴;“星期六”则是由每周的第 6 天定义的范畴。那么,例(1)两句在语义上

① 这里的“谓语”指和“主语”相对的概念。根据莱昂斯(Lyons,1977:470),主语明确了指称的对象,谓语则用于说明该对象说了(say)什么。考虑到汉语主语和谓语的松散关系,赵元任(1979:45)主张把它们分析为话题和对话题的说明。

就指把“我”和“今天”分别归入范畴“中国人”和范畴“星期六”。该分析符合汉语说话人对例(1)的直觉理解。问题是,例(2a)并不表示“这个孩子”属于“大眼睛”这一范畴。更严重的是,例(2b)的“一只手”描写“手”的数量为“1”,并非“手”的范畴。因此,以上假设并未回答在语义上名词成分何以可能做谓语这一问题。本研究称其为语义的许可问题。

在句法上,名词成分做谓语可分析为名词范畴的非典型用法(袁毓林,1995,2010),或者是有标记的(marked)用法(Croft,1991;沈家煊,1999),甚至是把这些成分当作“有缺陷的名词短语”(defective NP)来处理(Ross,1995)。但是,这些思路不足以解决哪些名词成分可以做谓语这一问题。比如:

(3)a. *我一个中国人。(Tang,1998:203)

b. *杨过才手。

如例(1a)和(2b)所示,“中国人”和“一只手”可做谓语。如果假设它们存在缺陷或具有做谓语的非典型用法,没有理由否认“一个中国人”或“手”不存在缺陷或不具有做谓语的非典型用法。简言之,以上思路并未触及名词成分做谓语的句法依据。本研究称其为句法的许可问题。

本研究将围绕汉语名词谓语的许可展开,即回答是怎样的语言知识许可说话人产出或理解例(1)和(2)这一问题。同时,对名词谓语句的理想分析需将汉语“类”、“职”的复杂对应关系纳入考虑范围,即我们该如何看待图1-1(b)所示“类”“职”关系?或者说,涉及图1-1(b)的这块语言知识该如何描写?本研究将在讨论汉语名词谓语句的基础上给出该问题的思路性分析。对于以上研究问题,本章第1.3节还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1.1.2 主动词省略假设及简评

当然,本研究以存在汉语名词谓语为前提,而这也非学界共识。比如,石定栩(2002,2003,2009,2011)提出汉语名词谓语是主动词的省略,即主动词省略假设。这实质是否定图1-1(b)中名词范畴和谓语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第1.1.2.1节将具体分析这一假设,并在第1.1.2.2节提出名词谓语句是和主动词省略句不同的独立句式。

1.1.2.1 主动词省略假设

对于名词谓语句,第二个名词成分是否做谓语,直接关系到名词范畴的句法地位。汉语实词通常只有谓词即动词和形容词才能做谓语(朱德熙,1982,1984)。如果体词即名词也能做谓语,那么区分体词和谓词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为维护体词和谓词的严格对立^①,石定栩(2002,2003,2009,2011)提出,所谓“名词谓语句”是完整的句子通过省略主动词及其相关成分派生而来的结构。该观点还源自以下2个观察:

第一,充当谓语的名词范围非常广,它们和主语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多种多样,并不能通过“有”或“是”完全概括。比如例(3),主语和谓语名词的语义关系分别是“吃、散发、喝、住、照、讲”(石定栩,2002:467)。

(3)a. 上顿腌萝卜小米粥,下顿小米粥腌萝卜。

b. 做一天生活,一身粪味道,连老婆都嫌弃。

c. 你已经第十杯了。

d. 比如在住房分配上规定:工程师住三室一厅,助理工程师二室一厅。

e. A:我也照俩,这边儿照一个,后头照一个,照俩片子。

B:十块钱一条腿,我照了,二十。

f. 他不是去地区医专讲课去了吗?每个礼拜两节课。

(石定栩,2002:466-467)

第二,名词谓语句的语义解读取决于交际情景或语言环境,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部分名词谓语句需借助特定的语言环境才能接受(石定栩,2002:467)。比如,例(4b)孤立来看难以接受,但进入例(4a)这样的语言环境就很容易理解。同样,例(5b)也只有在例(5a)这样的交际情景下才合法。

(4)a. 有一回,他买了四只鸡,大伙儿你一条腿,他一块胸脯,真过瘾。(石定栩,2002:467)

b. #他一块胸脯。(石定栩,2002:469)

(5)a. A:我们都是辽东半岛人,你呢?

B:我胶东半岛头一个小渔村的人。^② (石定栩,2003:88)

b. *我胶东半岛头一个小渔村的人。 (石定栩,2003:82)

另一方面,部分名词谓语句孤立来看具有模糊性或存在歧义,需借助语言环境或交际场景才能明确(石定栩,2002:467)。比如,例(3d)如果缺少上文,我们无法确定是让“助理工程师”去“住”、“买”,还是“分”房子。

基于以上观察,石定栩(2002,2003,2011)提出,名词谓语句是为避免重复而省略动词及其相关成分的紧缩格式。具体来说,句子既包含新信息也包含旧信息。

① 实际上,石定栩提出主动词省略假设的目的是维护朱德熙(1982,1984)的汉语词类体系。石定栩(2011:92)说:“朱先生(指朱德熙)将实词分成体词和谓词两种,主要的依据在于能否担任谓语,能够担任谓语和其他成分的是谓词,不能充当谓语的才是体词。因此,充当谓语从本质上说不是体词的句法性质。”

② 石定栩(2003:88)认为该句作为回答完全合法。直觉上,即使在这样的交际情景下,该句的可接受程度仍较低。常见的回答是例(i)这类说法。

(i)我胶东半岛人,家在一个小渔村。

汉语交际要尽量避免重复(吕叔湘、朱德熙,1952),因此重复的旧信息可在下文中省略。如果这些信息是句子的主动词,那么它们的省略就构成名词谓语句。比如,例(6b)的“老李前门”和“你们两个后门”是省略“守”的结果。由于各类动词及相关成分均可省略,因此名词谓语句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复杂多样。

(6)a. 老张守屋顶,老李守前门,你们两个守后门。

b. 老张守屋顶,老李前门,你们两个后门。

(石定栩,2003:89-90)

不难发现,例(3)~(6)相关“名词谓语句”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交际情景或语言环境支持。但是,并非所有“名词谓语句”都完全依赖交际情景或语言环境,如第1.1.1节例(1)和(2)。重述如下:

(1)a. 我中国人。(Tang,1998:202)

b. 今天星期六。(黄伯荣、廖序东,2002:118)

(2)a. 这个孩子大眼睛。(Tang,1998:202)

b. 杨过才一只手。(Wei,2004:105)

对此,石定栩(2002:474,2003:91)提出,这些句子所表达的意义由社会习惯决定,具有默认值。原因是,这些意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可能会被推翻。比如,例(7b)并不是指“我们家”的籍贯,而是指“我们家请的小保姆”的籍贯。因此,例(7a)的“山东人”不是真正意义的“名词谓语”^①。

(7)a. 我们家山东人。

b. 我们楼里都请的安徽人,就我们家山东人。

(石定栩,2002:470)

1.1.2.2 主动词省略假设简评

诚然,上文例(3)各句两名词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均取决于交际情景或语言环境因而可看作是省略现象,但将例(1)和(2)也处理为主动词省略有待商榷。

首先,有必要把主动词省略假设放到句法理论对句子省略的基本看法这一背景下来讨论。通常认为,经省略的句子是不完整句,因而可从交际情景或语言环境中恢复缺少的成分使之完整(朱德熙,1982:221),也被称为整句分析法(sentential analysis)Progovac et al. (2006:1)。

主动词省略假设也是整句分析的思路。该思路要求缺少的成分必须能够复

① 石定栩(2011)意义上的“名词谓语”指例(i)中的“国际”、“中国”和“八卦”。其中,前者活用为形容词,后者活用为动词。他称这类现象为“经历了质变的名词谓语”。相关讨论参见本章第1.2.2节及第5章第5.2.2.2节。

(i)a. 东风桥头市场也有点国际,而且很中国。(石定栩,2011:82)

b. 几个女人又八卦了一番,才嘻嘻哈哈地逛商场去了。(石定栩,2011:88)

原,即可复原条件(Condition of Recoverability)(Morgan,1973)。比如,上文例(1)和(2b)可分别插入“是”或“有”如例(8),分别构成“是”字句和“有”字句,因此它们可看作是“是”或“有”的省略。

但如例(9a)所示,例(2a)插入“有”并不是常规说法(比较:“这个孩子有一双大眼睛。”)。而插入“是”如例(9b),理解为强调标记更合适。

(8)a. 我是中国人。

b. 今天是星期六。

c. 杨过才有一只手。

(9)a. ? 这个孩子有大眼睛。

b. 这个孩子是大眼睛。

其次,周日安(1994)指出,名词谓语句和相应“是”字句在语义、语势和语用3方面都存在差异,比较例(10)和(11)。

(10)a. 明日中秋。

b. 彪儿好汉子。

(11)a. 明日是中秋。

b. 彪儿是好汉子。

(周日安,1994:143)

例(10)两句短促、有力,具有描写性;而例(11)两句表示强调、辩白,具有叙述性。因此,两个句式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石定栩(2002,2003)提出名词谓语句的语义可能会被推翻如上文例(7),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推断名词谓语句不是独立的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实际上,某一语法构式在特定交际场景下被重新解读与其是否独立并无必然联系。比如:

(12)a. 张三追累了李四了。(动结构式)(沈家煊,2006:8)

b. tall giraffe; intelligent ape; honest politician (“ADJ + N”构式)
(Langacker,2008:186)

例(12a)既可以表示“张三追李四并使得李四累”,也可以表示“张三使李四追并使得李四累”(沈家煊,2006),但这不能否定该句属于动结构式。例(12b)是形名搭配(ADJ+N)构成的偏正结构,但其语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tall giraffe”既可以指长颈鹿高于其他动物,也可以指谈论的长颈鹿高于普通的长颈鹿(Langacker,2008:186-187)。但是,不论是形式句法学还是构式语法,都不会否认形容词和名词的结构关系。石定栩(2002,2003,2011)又提出,名词谓语句的意义由社会习惯决定。如果这样,任何语法构式也都是由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习惯”决定。而且,构式语法规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这些“社会习惯”。

因此,有必要将主动词省略现象和名词谓语句区分开来,分别处理为独立的句

式。第2章第2.2.2节将讨论,基于认知语法,单句(或小句)在概念上是对过程关系(processual relation)的显影(profile)。前者如例(3)各句,实质是通过交际情景或语言环境提供的主动词与其相关成分建立起两个名词成分之间的过程关系。因此,这类句子的语义解读需借助外在环境提供主动词,从而具有语境依赖性。而后者如例(1)和(2),则是通过第二个名词成分自身建立起与第一个名词成分之间的过程关系,无需借助外在环境,因此不具有语境依赖性^①。

将这两类句式区分开来也让我们看到两个名词成分组合构句的复杂性。石定栩(2002,2003,2009,2011)假设名词谓语句如例(1)和(2)为主动词及其相关成分的省略,实质是混淆了名词谓语句和主动词省略句。

1.2 名词谓语句

1.2.1 传统汉语研究下的体词谓语句

传统汉语研究通常将体词谓语句当作独立的句法格式来处理(龙果夫,1958;赵元任,1979;张志公,1991;丁雪欢,1994;周日安,1994,1996;丁声树等,1999;王珏,2001;项开喜,2001;黄伯荣、廖序东,2002;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2006),称为体词谓语句(丁雪欢,1994;周日安,1994,1996;项开喜,2001;石定栩,2009),讨论涉及该句式的方方面面(参见陈满华,2006)。

其中,对于哪些体词成分可以做谓语这一问题研究颇为细致。《现代汉语(重排本)》(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2006:311)依据句法结构将体词谓语句区分为3类:

一、名词和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结构:

(13)a. 明天中秋。(名词)

b. 你傻瓜。(名词)

c. 这个人死心眼儿。(以名词为中心语的偏正结构)

d. 我浙江人。(以名词为中心语的偏正结构)

二、“的”字结构

(14)a. 他昨天来的。

b. 我这本书买的。

三、数量词

(15)a. 每个小组一张。

① 感谢张韧教授提供区分主动词省略现象和名词谓语句的分析思路。

- b. (每个办公室)办公桌四张,椅子八把,书架两个,暖瓶两个。
 c. 这人三十多岁。
 d. 白菜五分五。

对于第一类,《现代汉语(重排本)》(2006)指出,名词单独做谓语比较少见。实际上,这一看法有待商榷。比如,马庆株(1998)提出顺序义名词可做谓语(参见第3章第3.1.3节),比如“博士、硕士、大校、上校、局长、处长、星期六”等等。这些词基本都属于名词单独做谓语的情况。对于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结构,周日安(1994)指出修饰成分可以改变两个体词的结构关系。比如:

- (16)a. 吉他六根弦。 a'. 吉他弦(偏正关系)
 b. 满架葡萄一根藤。 b'. 葡萄藤(偏正关系)

(周日安,1994:49)

对于例(16),是数量短语“六根”和“一根”使相应名词具备谓语功能(丁雪欢,1994;周日安,1996)。

第二类是“的”字结构如“昨天来的”、“这本书买的”做谓语,其信息焦点实际是“昨天”和“这本书”,分别用于回答例(17)两句所示提问。

- (17)a. 他什么时候来的?
 b. 你哪本书买的?

第三类数量词做谓语实际包括两种情况。例(15a&b)的谓语“一张”、“八把”、“两个”等是数词和量词(classifier)搭配构成的数量短语(NumP & CIP)^①。例(15c&d)的谓语“三十多岁”、“五分五”是数词和度量单位构成的度量结构。

本章第1.2.2节将讨论,第二类的“的”字结构和第三类的数量短语不属于名词范畴,因此例(14)和(15a&b)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

王珏(2001:350)则从语义的角度出发将名词谓语主要归为7类:

一、籍贯、民族

- (18)a. 他,法国人。
 b. 阿凡提,维吾尔族。

二、节日

- (19)a. 明天重阳节。
 b. 今天,国庆节。

三、天气

- (20)a. 昨天一整天倾盆大雨。
 b. 今天夜里晴天,明天白天小雨。

① 数量短语通常用于修饰名词,构成数量名结构(NumP & CIP & NP)如“一张桌子”、“八把椅子”、“两个暖瓶”。如例(16a&b)所示,数量名结构也可以做谓语。